

学着做天使

刘少勤

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,让我倍感幸福甚至值得炫耀的,就是上下班方便。单位和家门口,就是地铁和公交站,任选其一都能直达,一个单趟也就二十分钟吧。我有辆“专车”,两个轮的“8”号电动自行车,两三公里路程,可快可慢,可抄近道也可绕行,可钻胡同小巷也可跑马路大街,可直达也可中途停歇看个风景,或与熟人聊侃几句。要是单位有个急事,一溜烟的,一支烟功夫就到了。

到新单位上班一年多,骑车走过春夏秋冬,花开,叶落,雪飘,现又蝉鸣。骑车从多少人身边驶过,又有多少人与我擦肩,无从统计,也不必留意,我们都是路的过客,是岁月流星。不过,在脑子里定格的倒有几幕。

先说个开心的。到新单位上班的那天上午,我骑着充满电的电动车,随人流行进。经过近一年的等待,终于又上班了,新单位很好,天气很好,心情很好。经过一条小巷时,见路边一老一小,老阿姨拎着一只大书包,翘首张望着,小女孩蹲在地上嚶嚶啜泣。我放慢速度,刹住车,也许是我并不邪恶的面孔换来信任,老人家抓住车龙头,要我送她们到北京东路小学,一直等不到车,孩子上学都迟到了。电动车不能超载,正要解释,老人家说她不跟着过去,要我把孩子送到学校就行。与老人对视,人性光芒在碰撞,信任的力量在传递。我们互留手机号码,电动车载着孩子一路疾行。到了学校,我拨通老人的电话,孩子急急地说了几句,蹦蹦跳跳进了校门,小跑几步后回头给我一个灿烂笑脸。现在每每看到哪家小囡囡,眼前就会浮现那张可爱笑脸。

再讲惊心的。说到安全,有人总结“家里防小偷,路上防‘小哥’。”可不是,不少“小哥”的电动车快得让人心惊肉跳,他们会冷不丁地变道拐弯或急刹车,让人猝不及防。目睹几次交通事故,“小哥”们不带头盔,头部受伤鲜血淋漓。一次一位“小哥”从我车前窜出,我本能急刹,人车一体来了个一百八十度急调头,高难度杂技动作引得一片惊呼。

也有恶心的。有好几次,我骑得好好的,前面的人突然扭头,一口痰没有征兆地啐出,飞溅到脸上、身上,恶心又晦气。教训多了,就学会防范,那些人多是向右扭头吐痰,我就尽量靠左骑行。这个规律靠谱,简直就是“刘氏定律”了。

又是一个轮回,早已草木葱茏。生活没有在日出日落、月盈月亏中惯性重复,突如其来的疫情,让春节的喜庆减弱,让烂漫的春花在寂寞中顾自绽放,让娃儿们有了史上最长寒假。人们在疫情中适应着,变化着,口罩一下子成了老幼的标配,文明也渐成童叟的自觉行为。我依然骑车上下班,途中时常不经意间碰触路人口罩上方的眼神,总能捕捉到一份坚定和温情。

繁花与共时,城市恢复了往日的喧嚣,马路上流动着一幅幅清新风景画。从5月1日开始,就在一夜之间,很多年轻人率先戴上了头盔。路口等红灯时,看那些戴头盔的姑娘小伙,神气得像影视里的香港警察,坐直身子,目不斜视,小伙们多了份阳刚帅气,姑娘们俊秀中平添几分英武。那些没戴头盔的大叔阿姨,扭头打量身边一顶顶头盔,有的一边自语一边下意识地摸摸脑袋,有的主动与人搭诘问询,有的警觉地巡视路边的警察,怯怯的,好奇的,也有不屑的。“好习惯养成只需21天”,时日不长,颜色和款式各异的头盔在大街小巷风靡,在晨曦中流光溢彩,在夕阳下色彩斑斓,一场场头盔艺术展在马路上不间断地展示。

道路向前,希望在前。行走路上,我们是普通行者,是平凡过客,但都可以学做可爱天使。有人闯红灯,你自觉等待,你就是天使;有人遇到险困,他主动救助,他就是天使;“我在马路边,捡到一分钱,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”,我也就成了天使。学做天使并不难,学做天使很快乐。



水中央

储青 摄

披着一身油菜花香进了妈妈的院子。一眼瞅见篱笆墙边的豌豆,比了一下,齐我腰了。细细翠翠的蔓,被竹签子牵着,像绿绿的墙裙。蚕豆花开得节节高,淡淡的紫瓣上生着两个圆黑的点,玲珑精致,活像好奇、生动的眼珠,妈妈说,我小时候就叫它们“大眼睛的蚕豆花”。

一群毛绒绒的小鸡,转到我的脚边,叽叽喳喳,说个没完,我在听,蚕豆、豌豆、小葱、白菜、莴笋等一园子青绿嫣红的菜蔬都在静静地听。爸爸种的山茶花也在听,那些花像往年一样,火热得像红绸,丰腴得像牡丹。隔壁探出一张笑脸,清瘦,精神,声音也越过墙头:“李老师,回家了?过来玩玩。”是友花婶。我小时候没少吃她摘的山里红、野梦子。我们那时去她家玩,她总爱抓一把吃食放在我们的口袋里。

我应答着,绕过高高的院墙,进了她家的院里,双眼突然被灼得睁不开——好大一棵花树,一树红艳,每一朵都像石榴花一样耀眼,我惊呼:“什么花?这么好看!”

友花婶的脸上一直挂着笑,“海棠呀!”

纷纷红紫已成尘,布谷声中夏令新。立夏一过,天柱山在苍茫里,透着浓郁的鲜活气息,车子一过水吼岭,向右侧一拐,便到了天龙关。

淡淡的岚烟,从纵深处飘过头顶,绿色汁液浸透过的阳光,变得温柔起来,没有丁点儿山外炽烈的味道。微风贴在脸上,一如婴儿嫩嫩的小手,叫人生出一种说不出却又实实在在的怜爱来。

入口处,一棵苍老的槐树下,几个身穿古装戏服的男女游客,正模仿着董永和七仙女在拍照。一问,原来是电视剧《天仙配》剧组取景的地方,传说中董永的故乡,董家湾就在这大山的深处。

我缓缓地,踏上进山的石阶,悠然地享受着这难得的清凉,并不急着赶往景区的纵深处。同行的女伴,乘上进入攀岩基地的滑索,她们的脚下是竹海、河流。半空中,飘舞的彩袖掠过,让我有点迷离,小时候听奶奶常唠叨的飞仙,莫非真的来了。

几个网红美女,越过林间的小道,爬上河中一块巨石。

花儿红

李凤仙

“这么大棵的海棠?”
“是的呀。好几年了嘛。看,还有几棵小的。”

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,院墙的另一头,几棵矮矮墩墩的海棠开得真热闹呢。以往我只见过矮海棠,准确说,是盆栽的,开得相当矜持。长得那么高大,开得这么奔放的,从来没见过,所以,没认出来。再看这几株海棠,艳红点点,细芽碎碎,仿佛有磅礴的力量在喷涌;那些花瓣,薄得吹弹即破,却凝着那么稠的红,真让人担心,要是哪片花瓣一不小心被风雨击碎,马上就会溢出胭脂泪来。

微风中,海棠轻轻摇曳,身材修长的蜜蜂在旁边飞来飞去,忙着歌唱,忙着收集甜甜的粉,又似乎在为我舞蹈,为我歌唱。它们的身子虽小,心思可并不小,总是轻轻地飞起,轻轻地落下,轻轻地伸缩细腿,像怕

惊醒了花的梦。

友花婶看我仰头凝望,又朗朗地笑:“这花开好几年了。”

“我是第一次见。”
“你平时忙,来你妈家猫一下就走,哪看得到呢?”她虽然快六十岁了,但是,眸子依然清亮,我疑心是不是因为每日看花的眼睛都是这么亮呢。

院子里,花草树木挨挨挤挤,花在悠悠地开,新叶在迟疑地长,各自安好、自在。友花婶的一只胳膊划了一道弧,仿佛要把一院的绿肥红瘦都拢到臂弯里,她乐呵呵地说,瞧,那棵牡丹去年开花了,真漂亮啊;还有那芍药,那月季,花开的时候,鸟儿也飞得勤呢。

友花婶正说着,她的小孙子不知从哪里飞出来,像一只快乐的小雀,停在我身边,逗小蜜蜂玩。

我低下头,看到两抹艳红在孩子清亮的眸里闪闪烁烁。

天龙关小记

朱 玮

小小的油纸伞,在山谷翠绿中,如艳盛的花火,勾住游人的眼眸。我总以为,女人们来到这世间,不仅是同男人一样,只为演绎着伟大亦或是平庸的事物,亦是上帝派来,点缀这世间万物的彩墨。

天龙关,是果然的野莽,迎面的黑色的石崖上,一股清流,形成一道瀑布,从几十丈高的孔眼里跌下深潭,潭旁布满了丛生的巨石。石崖宽约百丈,瀑布的两侧,有几个攀岩爱好者正在石壁上向着崖顶攀缘,一个红衣的女子的身形,格外的引人注目。

绕过刻有“猴魁”二字的巨石,我沿着右侧的栈道,在幽林中穿行,耳边是呼呼的松涛和着鸟鸣的清音。走走停停,我与同伴的距离渐渐地拉远了。望着莽莽的苍林,脑子里想起前代,不知何

人说天龙关的《踏莎行》来。

醉入天龙,物情潇洒。百般景物堪图画。苍翠万叶层云边,黄花千点幽岩下。

已喜佳辰,更怜清夜。一轮明月林梢挂。松醪常与野人期,忘形共说清闲话。

嗨,这老夫子,可真够意思,竟然想到和野人对饮闲聊。难不成你已不堪了红尘侵扰,来这里寻找清静?栈道通往巨崖的顶部,一堵用几尺见方的石块垒起来的高墙,立在游客的面前,墙上均匀地排列着墙垛,墙身爬满了苔藓和络石藤,只有少许的缝隙间,尚可见黧黑的底色。据说这是英王陈玉成当年留下的抗清工事。

斯人已矣,石墙如故。有道是:烟月不知人事改,夜阑依旧照青山。